

夫妻间日常生活里的牵挂和照料,看似平淡如水,却是久藏于心底的那一泓清甜琼浆的静静外溢。

心暖

冬至第二天,早晨散步戴上了毛线厚帽。在河边的小路上走过,吹在脸上的风,凛冽了。离那座石桥不远,有一个平头白发发的老年男人,穿着胶皮背带连身裤,站在离岸不远的河水里。他的大半身子露出水面,手握一把短柄弯刀的刀,在割断枯萎的高高的河边植物。这植物,不是芦苇,有长而宽的叶子,我叫不出它的名字。他从露出河面的近根部下刀,手扎住一捆,割倒后,推向岸边坡地。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女人,穿着长筒胶靴,双脚浸在水里,弯腰用一根白绳将它扎起。身边已堆了好几捆。

我在小路上停了下来,默默看着两位老人。女的脸上被风吹得暗红。男的瘦削,挥刀灵活自如。在水里,得有多冷!看得久了,男的回头朝我笑了笑,露出有缺口的牙齿。我提高嗓门问他:“你棉衣都不穿,怎么受得了啊!”“干起活来,就不冷了。”“我看你们像是夫妻搭档,配合得可真好。今年都多大岁数了?”

男的说:“我62了。”女的接上:“我60。”

我对女的说:“回家给老公整几个好菜,他这话,又冷又累。”

“我们四川人爱吃,不像你们浙江人爱存钱。”话说得突然,听起来,有点小看浙江人。

我乐了。不知道她是听老李说的,还是自己遇见过节俭的浙江人。

“干这活,老板一天给多少钱啊?”

“我160,她130。吃饭用不完。”

“中午我回家都烧三个菜,有肉。”女的还有点自得。

“三个菜吃中晚两餐?”

“晚上重新烧的,比中午还要好,四个菜,老头再喝点。”

“老头身体好了,干得了活,你们日子也好了。”

“老了,每天都要好好过!”女的又扎了一捆,直起腰和我说话。语音亮堂,透着直率爽朗。

“老头吃了你的菜,喝了你的酒,站河里,心暖着呢!”

听了这话,她笑出声来了。转头柔柔地看了老头一眼。

一条打捞浮叶的保洁船摇了过来,荡起阵阵微波。

夫妻

宁白



“你们注意安全,悠着点干!”

我向他们挥挥手告别,男人举起弯刀,朝我摇了两下。女人笑着,看了我一眼。

第二天上午,又走去河边。几百米的河段,不见人影。两口子应该是转去了别的河道。小日子过好了,浸在严寒的河水里,想起家这个暖窝,心是安定的。

没办法

杭州去年的夏天,不饶人。过了三伏,溽暑依然在蓝白的天空下,烘烤着,不退。

医院门口不远处,有公交站,我坐在窄窄的长凳上等车。

过来一位70多岁的农村大爷,弯着腰,几近九十度,右腿跨前一步,手伸过来,想抓住长凳。我正好坐在长凳边缘,立即起身让座。他朝我微微一笑,看上去脸色红润。

“你跟着来,孙子还要管着你呢。”

她笑了,有点勉强。“你在家守着多好,医院人多,碰着你,更麻烦了。”

她看着身边的老伴,说了一句:“没办法。”

我一下子没听明白。是不放心孙子的办事能力?还是老头病重了?光看脸色,她比老头病得更重。

长凳上又出现一个空位。一位大嫂,左手绑着夹板,弯在胸前,脸色暗灰,勉强地笑着,指着空位,让我坐下。大嫂应该是那位大爷的老伴。我请她过来:“你是病人,你坐。”她不再推辞。

我问大嫂:“你们两口子,都是病人,是谁陪谁啊?”

“老头病了,孙子陪着来的,病看完,他开车去了,让我们在这儿等着。”

大热天,她瘦小的身子披着长袖外衣,小臂裹着的石膏已呈灰白,好像是被烧柴灶头的烟熏染的。

“你跟着来,孙子还要管着你呢。”

她笑了,有点勉强。“你在家守着多好,医院人多,碰着你,更麻烦了。”

她看着身边的老伴,说了一句:“没办法。”

我一下子没听明白。是不放心孙子的办事能力?还是老头病重了?光看脸色,她比老头病得更重。

我问她:“儿子咋不陪着来呢?”

“儿子忙,孙子在大学做事,放假,去临安老家接的我们。”

“孙子都这么大了,有啥不放心的?”

她又来了一句:“没办法。”还轻轻叹了口气。

她朝着马路对面车库的方向不停地张望。大医院门口最是拥挤,车顶着车挪,人挨着人走。

她有点着急,用右手袖子擦着额头的汗。那两句“没办法”,让我觉得含糊。

大爷看着身边的老伴,眼神呆滞,一脸无助的表情。

她在自己的老头身边陪着,除了心里有个安慰,其实做不了什么。我想,说“没办法”,是断了手臂的妻子,心中舍不得老伴的牵挂。这牵挂缠绕于心,没办法放过去自己。

老两口辛苦地走到了人生的此刻,听来有些无奈的这三个字,是相濡以沫的妻子,曲意地流露着那一份贴心的情感。

“五一”假期,因为刚从上海讲课回来,我哪儿也没去,躲在离青岛城区百里开外的“别墅”里苟延残喘。

“别墅”并非真正的别墅。即墨一处住宅小区有一两百栋房子:联体别墅、单体别墅、五层“洋房”、高层公寓。我买的是所谓洋房,130多平方米,一楼,带小院。朋友们戏称“别墅”,我没争辩,也以“别墅”称之。

“别墅”是空姐介绍的。十年前的事了,一位空姐忽一下子从空中下嫁到我所在的大学校园。也巧,空姐所嫁对象和我比邻而居——所住邻楼的东窗几乎正对着我的西窗,于是家人与之有了交往。某日空姐提起她在某处买了某套间,问我的家人是不是也来一套,“便宜,一平方米才六千五百元哦!”家人动心了,问我。我是乡下苦出身,对捡便宜的事分外敏感。我心里盘算,即墨再远也是青岛一个区,能在青岛这座准一线城市以六千五百元将一平方米据为己有,绝对天赐良机。而空姐正是天上的,职业要求她凡事必保万无一失,不可能忽悠我们。

的确没有忽悠我们。这不,十年后的我欣欣然住进来了,正坐在南窗前看小院里的花。花是我自己栽种的,以蓝色花为主。喏,二月蓝、鸢尾花、矢车菊,都是蓝的。二月蓝最先开,也最蓝,蓝得玲珑剔透神清气爽,蓝精灵似的。鸢尾花尾随其后轻盈摇曳。一如其名,无论叶片还是花瓣都像鸢尾。准确说来,单瓣像蓝色鸢尾,合为一朵则像蓝蝴蝶。之于我,鸢尾颇有乡愁意味——很像当年在乡下常见的路旁马兰花(亦称马莲花)的放大版,或者不妨说是考上清北又考上博士的学霸马兰花。这也是小区里最多的花。不过我觉得若一排排一片片栽得太多了,则未必多益善。相比之下,窗内、篱角、路旁或草坪上的一两丛才耐人寻味,才撩人情思。怎么说呢,疏离、矜持、内敛、淡泊,如自甘清苦待字闺中的邻院村姑。

较之鸢尾花,矢车菊的蓝要深一些,花比一元硬币大一圈。细看,花瓣果如一支支箭(矢)齐刷刷以待射姿态围成一个个小车轮状的花朵,顶在一条条细茎上仰面朝天,绝不“横向联合”,一副依然故我的神气。但由于花朵过于单薄和轻盈,显得扑朔迷离,很是引人遐思,仿佛往昔一个缥缈的梦境倏然飘来眼前。是的,此刻我正面对着窗前的二月蓝、鸢尾花、矢车菊。蔚蓝、湛蓝、星蓝,蓝色浪漫,蓝色交响曲。注视之间,心情开始变得安谧、恬适、悠然自得,很想表示感谢。感谢什么、感谢谁呢?蓝色?蓝天?蓝天中的空姐?

蓦地,我想起另一位空姐——有可能嫁给我的空姐。她是我大学时代一位女同学的妹妹。毕业分配时,我孤身一人南下最远的广州。那位平时沉默寡言极少搭理我的北京女同学似乎心有不忍,我到广州不久便把她在广州白云机场的空姐妹妹慨然介绍给了我。时值1976年,我敢保证,全国空姐加起来比不上现在的空客多。我挑剔的,那一身制服就足以把天底下所有男人乖乖制服,至少我是早期一例——初次约会,但见那一身藏青色或黛蓝色的制服烘托着一张白皙清秀的面庞,看得我险些忘了下一口怎么呼吸。

可惜美梦没成。为什么没成呢?一个谜。八年前的同学会上,空姐的姐姐终于揭开谜底:“林同学那时可傻了!听我妹妹说你去她机场宿舍,也不好坐着,不正经说话,站在那里东看一眼西看一眼,不知你在看什么,闹不清什么意思。后来我还劝过妹妹,说林少华是才子,不会谈恋爱,但会写诗,不嫁给他,你要后悔一辈子的。但妹妹说后悔一辈子也不嫁给书呆子……”这下可把全班同学听呆了。不消说,空姐不会后悔,后悔的是我这个“书呆子”——假如当时好好坐下好好看她好好说话,甚至跟她合唱《我爱祖国的蓝天》,我的人生也许会不一样……

「别墅」的蓝色浪漫

林少华



较之鸢尾花,矢车菊的蓝要深一些,花比一元硬币大一圈。细看,花瓣果如一支支箭(矢)齐刷刷以待射姿态围成一个个小车轮状的花朵,顶在一条条细茎上仰面朝天,绝不“横向联合”,一副依然故我的神气。但由于花朵过于单薄和轻盈,显得扑朔迷离,很是引人遐思,仿佛往昔一个缥缈的梦境倏然飘来眼前。是的,此刻我正面对着窗前的二月蓝、鸢尾花、矢车菊。蔚蓝、湛蓝、星蓝,蓝色浪漫,蓝色交响曲。注视之间,心情开始变得安谧、恬适、悠然自得,很想表示感谢。感谢什么、感谢谁呢?蓝色?蓝天?蓝天中的空姐?

蓦地,我想起另一位空姐——有可能嫁给我的空姐。她是我大学时代一位女同学的妹妹。毕业分配时,我孤身一人南下最远的广州。那位平时沉默寡言极少搭理我的北京女同学似乎心有不忍,我到广州不久便把她在广州白云机场的空姐妹妹慨然介绍给了我。时值1976年,我敢保证,全国空姐加起来比不上现在的空客多。我挑剔的,那一身制服就足以把天底下所有男人乖乖制服,至少我是早期一例——初次约会,但见那一身藏青色或黛蓝色的制服烘托着一张白皙清秀的面庞,看得我险些忘了下一口怎么呼吸。

可惜美梦没成。为什么没成呢?一个谜。八年前的同学会上,空姐的姐姐终于揭开谜底:“林同学那时可傻了!听我妹妹说你去她机场宿舍,也不好坐着,不正经说话,站在那里东看一眼西看一眼,不知你在看什么,闹不清什么意思。后来我还劝过妹妹,说林少华是才子,不会谈恋爱,但会写诗,不嫁给他,你要后悔一辈子的。但妹妹说后悔一辈子也不嫁给书呆子……”这下可把全班同学听呆了。不消说,空姐不会后悔,后悔的是我这个“书呆子”——假如当时好好坐下好好看她好好说话,甚至跟她合唱《我爱祖国的蓝天》,我的人生也许会不一样……

1949年5月上旬,上海远郊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虽然电台还在不断地播出“国军大捷”的消息,但一切迹象表明,国民党支撑不了几天了。我那时是个高中生,因病住在中山医院里,仍能感到“黎明前的黑暗”。

5月24日晚,我睡得很好,一觉醒来,护士兴奋地告诉我:外面都是解放军!据说,他们是从七宝方向进城的,昨晚,他们就睡在马路边。凭窗张望,正见一支队伍扛着枪雄赳赳地走过——他们腿上打着绑带,个个都是黝黑发亮的脸膛。

沪西工厂大部分开工,学生照旧上学,商店照常营业,卖糖粥、卖芝麻糊的小贩照样在弄堂里吆喝。但是,天已经变了。

打开收音机,女播音员的声音变得庄重而悦耳,我注意到,在电台的称呼前加上了很有自豪感的“人民”二字。除了播放公告,人民电台仍保留了旧电台的许多节目,其中“每周一歌”教唱《牧羊姑娘》的声音依然如故:“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谁放着羊……”听着歌,同病房一个煤矿厂的老板感慨道:“共产党很有人情味啊!”

一个衣服有补丁、鞋子有裂口的小战士,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在我所住的武康大楼下的林森路(今淮海中路)上站岗。他不干涉任何中国人的行动,却不让洋人过林森路(也许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望着一脸无奈、垂头丧气的“高鼻子蓝眼睛”,

七十六年前的回忆

杨德

路过的市民很觉扬眉吐气。因为大家见到太多的是“洋大人”在中国土地上得意洋洋,而今天解放了,一个乡下来的小战士就镇住了洋人的骄横,替大家行使了中国的“主权”。

康平路荣家斜对面有一个外国人的住宅,住宅前有一个大院子用竹篱笆围着,几个洋人在院子里踢球。突然,足球飞出了篱笆,落到了路边一个八九岁男孩脚下,男孩好奇地拍了几下足球后就从篱笆边缝里钻进了院子,把球还给了一个身高马大的洋人。谁知,那人嫌“小瘪三”还球太慢,抡

起一拳,把孩子打翻在地,鼻血也流了出来。这样的事,在过

去,根本就算不上“事”。可如今不一样了,路人与邻居们就觉得“不能让洋人再欺负阿拉中国人”,于是大家挺起腰板上门去评理,可那洋人要赖说,孩子是“私人民宅的小偷”。人们愤怒了,立即向解放军驻扎在吴兴路上的派出所报案。很快,来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军官,他二话没说,就把打人者带到了派出所,打人者后来向小孩及其父母赔礼道歉,并写出“悔过书”。

第二天,当人们看到洋人乖乖地在竹篱笆上贴出“悔过书”时,感到格外自豪与开心。

参观陕西宝鸡窑洞车间有感

张宝林

长乐塬堠荒漠漫,应知塬下有仁心。纵横交织窑阡陌,巧妙安排抒诵吟。乱世倭人空掷弹,乐农巨子未焚琴。陈仓幸有遗珠在,敌汽民情待细寻。

注:抗战爆发后,荣氏家族的武汉申新纱厂迁至宝鸡长乐塬,一九四零年一月启动窑洞车间工程,翌年二月竣工投产。共修建青砖箍砌的窑洞二十四孔,内部七纵六横,总长度达一点七五公里。洞内还有交通道、储水窖、棉条洞、吸尘塔及避让拐洞等,俨然一座规模宏大的地下工厂。上面三十多米厚的黄土层是绝佳的天然掩体,敌机轰炸再也找不到目标。近年,包括窑洞车间在内的纱厂旧址经修复建,已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它见证了民族企业家实业救国的历史,为研究民族工业史、抗战经济史、近代纺织工业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乐农,荣氏家族创始人荣德生号“乐农居士”。



出钱来订购了剩余货物发往乌兹别克斯坦,最终未上法庭已经将事情解决。乌兹别克斯坦客户非常感念,在后面的七年当中,我就全面代理了这家客户在中国的所有案件。

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创造了很多第一次:2016年,第一次拜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我也是第一位拜访的中国律师;2017年,第一次代表中国企业对乌投资的农业项目被列入总统重点项目清单;2018年,第一次上了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电视台的新闻;2019年,第一次和乌兹别克斯坦前任司法部部长共进晚餐……白驹过隙,从2013年接受第一个乌兹别克斯坦客户的委托开始,我从事中乌之间跨境法律服务已然12年了。12年来,我亲历了中国公民入乌从材料繁琐、签证费用昂贵到10日内免签入境的变化,见证了“一带一路”倡议提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日子

陈敏

格魅力传递中国法治声音,为进一步完善中国涉外法律制度作出贡献。

今年1月和4月,我又飞赴乌兹别克斯坦,推动和完成我的“十大任务”,如律师事务所塔什干办公室的选址、对接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涉外法治人才班的跨境实习项目和实训基地、参与“乌兹别克斯坦加密货币周”系列法律论坛、与当地律师一起以比较法方式对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法、对外投资法等多部与中国企业公

民在乌投资、经商、生活等紧密相关的法律进行系统化研究等等。当然,还新承办了三起中乌之间的诉讼仲裁类案件及一起中国企业在乌的商业地产开发非诉项目。随着时日加深,我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和实践,成为中乌法治互通的桥梁之一。今年春节后,我向普陀区人大递交了有关细化和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当中司法文书送达机制的修法建议。

今年40岁的我已经走过40多个国家,喜欢乌兹别克斯坦是因为那里的人。每次走出塔什干国际机场,总会有用力招手来接机的乌兹别克斯坦伙伴,还有偶然拼桌热情跟我分享早餐的大姐,以及拥有天使般笑容的小朋友,总是饶有兴趣地问我关于中国的一切。

编者按:“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十多年来,上海司法行政系统以法治创新为笔,通过制度创新、人才培养、数智赋能,织密涉外法治保障网络,以规则衔接、案例示范输出中国法治智慧,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法治动能,绘就护航国家战略的图景。

乌兹别克斯坦,全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是一个位于中亚的内陆国家,是世界上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第一次去乌兹别克斯坦,是在2013年,为一家机械设备进口企业处理与中国企业的国际货物贸易纠纷。当时客户已经联系不上中国出口商了,我接到委托后,通过走访发现中国供应商已经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但是还有30%的货物没有发出。我深知对于这样单位执行的难度,也同时了解到乌兹别克斯坦客户已经100%全额支付了货款,处境艰难。于是辗转通过客户给到的提单上实际生产商的名称溯源“倒查”到有效的出口商股东的电话,经过耐心的沟通和上门探访,最终说服出口商股东又拿

出钱来订购了剩余货物发往乌兹别克斯坦,最终未上法庭已经将事情解决。乌兹别克斯坦客户非常感念,在后面的七年当中,我就全面代理了这家客户在中国的所有案件。

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创造了很多第一次:2016年,第一次拜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我也是第一位拜访的中国律师;2017年,第一次代表中国企业对乌投资的农业项目被列入总统重点项目清单;2018年,第一次上了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电视台的新闻;2019年,第一次和乌兹别克斯坦前任司法部部长共进晚餐……白驹过隙,从2013年接受第一个乌兹别克斯坦客户的委托开始,我从事中乌之间跨境法律服务已然12年了。12年来,我亲历了中国公民入乌从材料繁琐、签证费用昂贵到10日内免签入境的变化,见证了“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钱来订购了剩余货物发往乌兹别克斯坦,最终未上法庭已经将事情解决。乌兹别克斯坦客户非常感念,在后面的七年当中,我就全面代理了这家客户在中国的所有案件。

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创造了很多第一次:2016年,第一次拜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我也是第一位拜访的中国律师;2017年,第一次代表中国企业对乌投资的农业项目被列入总统重点项目清单;2018年,第一次上了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电视台的新闻;2019年,第一次和乌兹别克斯坦前任司法部部长共进晚餐……白驹过隙,从2013年接受第一个乌兹别克斯坦客户的委托开始,我从事中乌之间跨境法律服务已然12年了。12年来,我亲历了中国公民入乌从材料繁琐、签证费用昂贵到10日内免签入境的变化,见证了“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钱来订购了剩余货物发往乌兹别克斯坦,最终未上法庭已经将事情解决。乌兹别克斯坦客户非常感念,在后面的七年当中,我就全面代理了这家客户在中国的所有案件。

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创造了很多第一次:2016年,第一次拜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我也是第一位拜访的中国律师;2017年,第一次代表中国企业对乌投资的农业项目被列入总统重点项目清单;2018年,第一次上了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电视台的新闻;2019年,第一次和乌兹别克斯坦前任司法部部长共进晚餐……白驹过隙,从2013年接受第一个乌兹别克斯坦客户的委托开始,我从事中乌之间跨境法律服务已然12年了。12年来,我亲历了中国公民入乌从材料繁琐、签证费用昂贵到10日内免签入境的变化,见证了“一带一路”倡议提

「十日谈」 法律与诗意交织的跨界之旅,请看明日日本栏。 责编:刘芳